

周作人散文风格成因研究

严赞仓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的散文有着重要的影响。五四时期,他举起“文学为人生”的旗帜,以散文为武器,抨击封建文化及军阀统治。他积极倡导“美文”,并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一生笔耕不辍,共创作了20多部散文集。五四时期至20年代中期,是他散文创作的鼎盛期。30年代后走向衰微。清隽纯净、平和冲淡、空灵自然是被公认的散文风格。对于他作品风格的形成,行家评论不乏有精辟之见。或曰得力于中国传统的文化,或谓吸取西方小品之精华。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百家之长,对其风格的成因作进一步的研究,并就正于专家和广大的读者。

作家风格的形成,有诸多复杂的因素。以宏观论,地域、时代、环境,能赋予作品鲜明的色彩,以微观言,出身教育,气质禀赋,会产生作家独特的个性。周作人生于明山丽水的江南,从小诵读四书五经,青年时代负笈东渡。西方的思潮,东方的哲理;五四新文化的冲击,儒家思想的因袭负担,表现了他复杂的个性。他欲前进而又徬徨,思超越而又回归。与其思想相契合,在散文的艺术处理上,自由中有节制,豪华中含清涩,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抒情文体。

一

绍兴这块古老的土地,千百年来人民群众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周作人尽管对这个水乡泽国没有显示过多的热情,甚至有时抱怨人民“鄙陋浇薄”,“天气潮湿苦热”。但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总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盈盈恋情。“故乡的山水风物,因为熟习亲近的缘故,的确可以令人流记记忆。”^①

他思恋历史上有过动人悲壮一页的大禹和范蠡。说:“在吾先王中我只佩服一个大禹,其次是越大夫范蠡。”大禹艰苦卓绝,治平洪水;范蠡忍辱负重,助越灭吴。先王的牺牲精神给了他深刻的教育。周作人把大

禹的务实精神视为越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象征。他高度评价古越思想家王充,“爱直理的态度是最可宝贵。”他的散文,充满了求实和理性。郁达夫称它有“谦虚和真诚的两重内美”。^②

明清四百多年来,浙江文风极盛,名流辈出。著名的有徐文长、张宗子、袁才子、章实斋、章太炎等。他们文章风格迥殊,或飘逸,或深刻。周作人阅读了大量的乡贤著作,受到了浙江历史文化的熏陶。一方面继承了“深刻”的传统,“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③。但另一方面,更多的是欣赏张宗子等明清隽永的小品,倾向于“飘逸”的文学情趣。其实,“飘逸”与“深刻”,它们都吮吸着浙江土地上的营养与水份。周作人的散文,有着越地文化的明显印记。

周作人的散文有着浓郁的吴越民族风情。他写绍兴的四时八节,元宵、清明、中秋、立冬等。祭祖宗,祭天地。精美的祭品,繁琐的礼仪,大人物的忙碌,儿童们的欢乐,如一幅幅生动的吴越风俗画。家乡绍兴大板的高亢激昂,目连戏的诙谐幽默,他一直铭刻心中。认为目连戏具有“民众的滑稽趣味”,“是高雅的”^④。绍兴的传统节日使他感到生活美、和谐美,地方戏使他懂得我国民族文化的高雅的情趣美。周作人的散文还引用了不少绍兴民谣。春天田野“黄花麦果初结结,关得大门自要吃”的儿歌,夏日城中“知了喳喳叫,石板两头翘”的歌谣,不仅充满了温馨的生活气息,又洋溢着鲜明的地方风情。

“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则秀”^⑤。自然环境对文章的风格有制约作用。大漠孤烟的北国风光,粗犷豪放;杏花春雨的江南景色,细腻深秀。绍兴的山水,稽山柔媚恬静,鉴湖浩渺宽广。“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坐在乌篷船里,听淙淙的水声,两岸的鸡鸣狗吠,看红蓼白苹,烟

树村桥,清新而又飘渺。周作人对空灵清辉的山水有敏感的悟性和深刻的把握,散文中有着飘逸洒脱、恬淡高远的情致。《乌篷船》、《喝茶》、《鸟声》、《<雨天的书>序》,都写出了这种深长的情韵。自然风物中,水,尤其对他文章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清流曲溪,雨丝风片,泛舟荡桨,情景悦人。水与他生活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仿佛觉得生活的美与悦乐之背景里都有水在。”^⑧清明扫墓归来舟中啖鹅,深夜水田里虾蟆的金属声,有着“野趣”和诗的意境。清彻·透明,柔和的水,润泽着他的心田,滋养着他的气质和文风。

上述简言之,先圣先贤务实精神的感召,四百多年来地方历史文化和长期民俗风情的影响,特别是江南水文化的潜移默化,周作人的散文平实、和谐、清丽、空明,具有越地文化的风韵。

二

地域文化对创作风格有制约作用,社会环境也能改变作品的个性乃至作家人生的命运。

辛亥革命前后,周作人在家乡教书。余暇读书作文,摘录古籍,玩赏古董。日子过得无聊且清闲。1917年春,他应蔡元培之邀去北京。从此,在人生及新文学的舞台上,他既奏出了激越嘹亮的乐章,又演出了阴沉难堪的一幕。其时蔡元培长北大,他提倡学术平等、思想自由。许多具有西方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都聚在他麾下。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还有钱玄同、刘半农。他们目光敏锐,思想深刻,倡导科学与民主,揭露黑暗与专制。北大红楼中新思潮荡漾着旧思潮,新力量冲击着旧力量。鲁迅先生也积极向旧制度旧文化发起猛烈的进攻。北京这个千年古都,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正在勃勃兴起。周作人从东南一隅来到政治漩涡的中心,时代的浪潮里裹着他前进。他按捺不住寂寞的心情,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开火了。1918年发表了《人的文学》,之后又发表了《平民文学》和《思想革命》等一系列著作。这些文章鼓吹人道主义,主张个性解放,如一声声春雷,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震动,对新文化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除了写政论文外,他还创作了不少短小精悍的散文。《前门遇马队记》、《碰伤》、《天足》等文章,用“隔衣针刺”的方法,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凶残,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在女师大事件和对“现代评论派”的斗争中,他的一系列散文,虽然没有鲁迅那样泼辣犀利,但也充满着战斗的生气和动人的风采。周作人称

这段时期的文章为“浮躁凌厉”。

新文化运动落潮后,周作人感到苦闷与徬徨。“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⑨《十字街头的塔》展现了矛盾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演变的轨迹。“挤在市民中间,有点不舒服”,“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临写自己的《九成宫》,多么自由而且写意”。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经自我审视后只认为是街头的胡同,练书法,作美文,是他现在要走的路。北京八道湾的“苦雨斋”,是他祈求心灵平衡和宁静的理想场所。梁实秋先生曾对它作过细致的描摹。“进门去,一个冷冷落落的院子,多半个院子里积存着雨水。”书房中“一张庞大的柚木书桌,上面有着笔筒砚台之类,清清爽爽,一尘不染,此外便是简简单单的几把椅子”。“房子是顶普通的北平式的小房子,可是四白落地,几净窗明。就是在这个地方他翻阅《金枝》,吟咏俳句,写他的冷隽的杂文小品。”^⑩“苦雨斋”尽管低矮潮湿,但安闲静谧,无尘世喧嚣。白杨萧萧的清晨,风雨凄凄的黄昏,树下窗前,他一边悠悠地饮苦茶,斟淡酒,一边恬恬然摇动着笔杆,写清新的小品。《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苍蝇》,都诞生在这个幽静的世界中。因为求心灵的平衡和宁静,小品以闲话的形式,叙写日常生活琐事,中外古今,海阔天空,亲切自然。金鱼、虾蟆、梧桐、干丝,“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丑陋的蝙蝠,“有着另一种风味”。街头老店的招牌,能产生“安闲而丰腴的生活幻想”。琐碎的材料,寻常的事物,经他寥寥几笔,有着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苦雨斋”是酿造美文的温床。可以说,没有“苦雨斋”,就没有周作人艺术韵味的文章。

其实,追溯得再远一点,东瀛留学的生活环境,也何尝不影响周作人的文风。他对日本是很有感情的。食物“清淡质素,他没有富家厨房的多油多团粉”;房屋“觉得清疏有致”;习俗“清洁、有礼、洒脱”。^⑪他把日本饮食起居文化中清淡的情愫,融为散文中隽永淡雅的神韵。他又娶日本女人为妻。“他的生活思想沾染了深厚的日本色彩——日本人比较温和高雅的一面”^⑫。应指出的,同样的留学日本,鲁迅先生能清醒地看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野心,我国民族的懦弱及落后。周作人却一味钟情于日本,欣赏日本女子的赤足及日本人的吃住方式。他最后失足落水,不可能与这没有关系。尽管这不是本文研究的范围。

周作人把文章分为两类,正经文章与闲适文章。正经文章是指狂飙时代浮躁凌厉的政论文及其他政治性较强的散文,周作人说它是“馒头或大米饭”。^⑬

“闲适文章”，是指抒情味十足的“吃茶喝酒似的”小品。新文化运动时，文章锋芒毕露，生机勃勃。因为战场上的战士需要的“馒头或大米饭”。五四后他寂寞迷惘，写闲适的小品来寄托他的苦闷的情怀。周作人的一生，吃茶喝酒似的散文多，如吃饭吃馒头的正经文章少。他本末倒置了。“苦雨斋”烘托了恬静的创作氛围，日本文化塑造了他淡泊的心态。时代和环境造就了周作人——一位内涵丰富而又复杂的散文大家。

三

周作人出身于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祖父取过进士，当过翰林。父亲也中过秀才。周作人进过私塾，读过《论语》、《孟子》等经书。祖父与父亲，由于仕途困顿，管教他并不怎么严厉。因此，少年时代就读了大量的小说，《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聊斋》等。在《谈虎集》和《知堂回想录》中，曾多次提到“教我懂得文言并略知文言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是古文读本”。他欣赏陶渊明的文章，更推崇公安竟陵的小品，甚至把明末的文学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

长期我国古典文学的浸淫，特别是晚明“独抒情灵，不拘格套”小品的影响，周作人的散文，美学意识朦胧空灵，艺术风格质朴自然。

“文学不是实录，乃是一个梦。”^⑨他反对“作品都象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彻。”^⑩主张作品要有余香和回味。周作人的作品，有悠远空蒙之美。“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加上欸乃的橹声，以及‘靠塘来，靠下去’的呼声，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⑪饮酒，“我想快乐大抵在做的这一刹那，倘若说是陶然那也当是杯在口的一刻吧”。^⑫品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他把生活的情趣，写得玲珑剔透，兴味盎然。用有声有味的文字，酿造陶然之境，悠然之境，梦幻之境，“在刹那间体会永久”，享受生活的和谐与优美，以求得精神上的慰藉。这种朦胧的审美情趣，常使受中国文化熏陶的读者，引起精神上的共鸣与神往。周作人说：“人多有逃现世之倾向，觉得只有梦想或是回忆是最甜美的世界”，“对于‘现在’，大家总有点不满足”。生活在那个不完美的世界中，梦幻是欢乐的，醒来却是痛苦的。因此他常在散文中流露出淡淡的寂寞和凄凉。“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

限。”^⑬飞鸟鸣春，“麻雀的太琐碎了，而啄木又不免多一点干枯的气味”。^⑭北平的春天，“太慌张一点了，又欠腴润一点”。^⑮用冷色调写味觉、听觉、视觉情趣的不足，漫不经心的文字中，有着隐隐的苦涩味。周作人的散文，得明末小品之真髓，轻淡的喜悦中夹杂着些许苦涩。它丰富了作品的内涵，高层次地开拓了审美领域，亦培养了一代文风。他的学生废名的散文涩如青果，俞平伯的文章以善写梦境著称。

周作人常说，“立身先须慎重，文章且须放荡。”立身是否慎重早已被历史证明，文章放荡确是实情。散文体裁丰富多样，有随笔、游记、速写、书信、短论、序跋等。结构平淡灵活。文随意，笔调飘逸，该行则行，该止于不可不止。有些文章虽只是大段抄袭古人，但安排巧妙，有几篇倒也别具风味。篇幅简短。小品以一二千字居多，“文不多而均绝佳”。文字简洁无华。但简而有味，洁中求奇。质朴自然的艺术风格，是对封建八股文的一种反动。

周作人是一个旧时代的读书人，身上流着士大夫阶级的血。二千多年封建文化的积淀，他秉承着儒家的传统。常称自己是一个中庸主义者。散文表现的情感，节制深沉，恬淡平和。当听到自己早年所恋的姑娘病亡，看到自己的爱女夭折，痛楚自然强烈，行文却从容镇静。即使揭露封建军阀及帝国主义戕害人民的罪行，绵里藏针，诙谐幽默，很少有直落落的感情宣泄。他与鲁迅不同。鲁迅爱得分明，恨得彻底。周作人善于克制自己跌宕起伏的情绪，化汹涌为平和，变激愤为冷静。散文怨而不怒，哀而不伤。

周作人扶桑留学时期，潜心研究西方及日本的文学作品。屠格涅夫的深沉，森鸥外及夏日漱石的“低回趣味”，日本俳句的简短清隽，都使他神往心动。他说：“我恐怕我的头脑不是现代的，不知是儒家气呢还是古典气太重了一点，压根儿与现代的浓郁空气有点不合。”^⑯他植根于民族文学的土壤，以儒家学说为根本，合古今中外于一体，创造出清新、空灵、冲淡的美学风范。

四

研究周作人的散文，不能忽视佛教文学对他的影响。倪墨炎先生说“好静，好学，好钻研学问”。^⑰他喜欢清静。辛亥革命起事时，鲁迅带着学生，贴标语，呼口号，欢迎革命军光复绍兴。周作人却静坐家中，埋头抄录《会稽郡故事杂集》及刘义庆的《幽明录》。

他研究的学问,佛经就是其中一门。据《知堂回想录》及其日记所云,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期,即叩过居士之门,请教净土学说。1905年始读佛经。北大教书时,除了讲授六朝散文,又开设了佛典文学。

佛教的精义与儒家的精神有许多相通之外。佛教提倡普爱众生、忍辱、施舍,儒家主张恕、仁、中庸。周作人把两者揉合一起,成为自己的思想体系。继承儒家的传统,散文冲淡平和,接受佛家的学说,小品悠远静穆。幽静和空灵,是他文章最主要的美学特色。心静则物静,神空则境空。笔下没有横空出世的高山,惊涛拍岸的大江,只有江村小屋淡淡的茶叶清香,深巷石板上笃笃的钉鞋声响。就是厕所,也有摄人的风韵。“阴暗而扫除薄洁,设在闻得到绿叶的气味青苔的气味的草木丛中”,“蹲在这阴暗光线之中,受着微明的纸障的反射,耽于冥想,或望着窗外院中的景色,这种感觉真是说不出地好处”。^①他从清、净的佛教视角,赞美厕所的空寂恬静之美。为人不齿的场所成为清幽的读书环境,化污秽为神圣。连梁实秋也感到惊奇:“我记得他写过一篇文章赞美日本式的那种纸壁板蹲坑的厕所,真是匪夷所思。”^②长年笃信佛教,他心如枯井。写青蛙落水,松涛呜咽,梧桐细雨,阴柔细腻,反复吟咏颇有禅意。

周作人爱冷静的的气质禀赋,传说他来自和尚转世。这当然只是一种美谈。他信奉佛教与他家庭变故及体弱多病有关。他10岁时,祖父因考试舞弊案而锒铛入狱,家境由小康而跌入困顿。13岁时他去杭州陪侍狱中的祖父。这是一段极为暗淡的岁月,屈辱与痛苦,给他幼小的心灵抹上了阴影。“每想到杭州,常不免感到些忧郁。”^③台湾作家高阳指出这种忧郁而形成的人格,不是鲁迅的偏激傲气,就是周作人的冷漠孤傲。^④五四高潮过后不久,当他苦闷彷徨之际,又染上疾病。在西山养病多时。苍茫的世事,儿时不幸的家庭,虚弱的体质,增添了他无尽的烦恼与惆怅。他试图从佛教中寻找精神的寄托和生命的归宿。

但周作人毕竟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冲击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不可能跳出喧嚣的红尘而遁入清静空门的。佛教文化的浸润,使他树立这样的文学观:“文章的理想境界我想应该是禅,是个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境界,有如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或者一声‘且道’,如棒敲地,夯地一下顿然明了,才是正理。”^⑤恍惚迷离、缥缈虚无的禅味,其实也是散文的一种苦涩味,散文的一种梦境。它增加了文章的耐嚼性,在文坛上赢得了更多的声誉。信奉佛学,散文追求禅

意,他陷入了唯心主义泥潭。30年代初,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提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循环论的观点,是佛教轮回说在文学上的翻版。唯心史观坑害了他一生。

鲁迅先生说:“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⑥又说:“我以为要论作家的作品,必须兼想到周围的情形。”^⑦越地文化增添了周作人作品的地方色彩,周作人的作品则赋予越地文化以清新的气息;明清小品、日本文化提供了周作人散文的美学源泉,周作人的散文则开拓了明清小品和日本文化的审美领域,儒家佛教的学说孕育了周作人的性格,周作人的性格则反映了儒家佛教文化的精粹。周作人的散文,折射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态。愤怒与抗争,迷惘与消沉。不是在苦闷中前进,就可能在失望中堕落。研究周作人散文风格的成因,不仅对于了解周作人其人,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有参考作用,而且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更多的美感鲜明、情韵深长的作品,也有借鉴意义。

①周作人:《风雨谈·绍兴儿歌述略·序》

②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③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云》

④周作人:《谈龙集·读〈目连戏〉》

⑤《孔尚任诗文集》卷6《古铁斋诗集》

⑥周作人:《风雨谈·北平的春天》

⑦周作人:《谈虎集·寻路的人》

⑧⑨《梁实秋怀人丛录·忆岂明老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⑩周作人:《知堂乙首文编·日本之再认识》

⑪周作人:《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

⑫周作人:《谈龙集·竹林的故事序》

⑬周作人:《谈龙集·杨鞭集序》

⑭周作人:《雨天的书·苦雨》

⑮周作人:《泽泻集·谈酒》

⑯周作人:《雨天的书·喝茶》

⑰周作人:《泽泻集·〈陶庵梦忆〉序》

⑱周作人:《雨天的书·北京的茶食》

⑲周作人:《雨天的书·鸟声》

⑳周作人:《风雨谈·北平的春天》

㉑周作人:《谈虎集·后记》

㉒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P50

㉓周作人:《苦竹杂记·入厕读书》

㉔《梁实秋怀人丛录·忆周作人先生》

㉕周作人:《水日集·燕花草·跋》

㉖周作人:《看云集·志摩纪念》

㉗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㉘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